



劍橋七傑中，唯有何斯德一人不是劍橋大學的學生，但住在劍橋市內。他能夠被列為劍橋七傑之一，而且日後在中國內地會接替戴德生，被神重用，是有一段奇妙經歷的。

手足情深，弟弟頑梗

靈魂失落，兄長不安

何斯德生下來就活像個軍人，一八六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是他出世的日子。因為何斯德的父親是英國皇家軍官，兩年來太太連生貴子，總希望有一位兒子繼承父業，保家衛國。大兒子威廉是個文人，終於考入了劍橋大學，而且成績優異，又是個虔誠的基督徒，在校園團契各項活動中都積極參與。何斯德比威廉小一歲，中學畢業後，深受祖父和父親的影響，十七歲考入皇家軍校，思想聰敏，體格魁偉，記憶力特別強，小時候善讀希臘文，背誦長詩，可謂文武雙全。自入軍校之後，紀律嚴謹，深受上級賞識。十八歲那年升為少尉，在這個軍政世家中，何斯德的前途是無可限量的。

二十一歲那年，何斯德從威特島炮兵隊回家度聖誕假，哥哥威廉也回家看父母。威廉這次回來態度與先前大大改變了，因為當時在劍橋發生了奇妙的事情，就是美國佈道家慕迪在劍橋、牛津兩所高等學府開佈道會，信主者眾。威廉自己因主的聖道所激勵，心裡火熱起來，考慮劍橋畢業之後進入神學院深造，獻身事主。這次知道慕迪佈道團要到自己居住的小城來開佈道會，帶弟弟信主是個千載一時的良機。當然威廉知道何斯德從小就有父母的教導，尤其是母親諄諄善誘，用聖經啟蒙兒女和用禱告支持家中各人的需要。何斯德對信仰是知道和了解的，但入軍校以來，對屬靈的事沒有多大興趣。這次兄弟兩人都回家，威廉心中不斷禱告，求神感動何斯德肯和他一起去參加慕迪佈道會，但這個驕傲的弟弟硬是不肯去。母親也很難過，但她知道兒子的心，也深知神有自己奇妙的計畫。佈道會第四晚，何斯德吃過飯後，一個人在客廳看報。母親和威廉已換了衣服要趕去佈道會。母親再次邀請他同去，何斯德還是沒有興趣。母親闊步往門口走出去了。威廉在急忙中往門口衝去，經過何斯德的身旁，誠懇地叫了一聲：「老弟，我們一起走吧。」很奇妙，何斯德把報紙扔在地上，到房間拿了一件大衣，兄弟兩人快步來到佈道大會那幢圓頂大廈。

他們坐在最後一排，牧師的介紹，詩班的歌頌，慕迪的講道，也是那套指責罪惡，警告眾人逃避末日審判和早日獻身事主的老生常談。何斯德似乎沒有任何感動。不過，那天晚上慕迪的禱告卻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何斯德說：「慕迪真的和神講話，那麼親切、坦率。」人可以和神有如此親密的關係，這一點感覺接連幾天在何斯德心中徘徊。到了佈道會最後一天，何斯德目送父母和威廉出門去參加佈道會，自己卻溜到後廳，進退兩難，苦惱不堪。

慕迪像過往每晚聚會一樣，盡心竭力的把福音真理、十架大能和事奉喜樂宣揚出來，誠懇閉目為會眾禱告，最後呼召決志者到講台前。威廉默默地為弟弟禱告，突然在台前的人羣中看見那個英俊魁梧的何斯德，安靜而肯定地在眾人面前接受了耶穌基督。那是奇妙、

安慰和喜樂的場面。回家途中，兄弟兩人覺得在人間短暫的手足親情，已經進入永恆的國度了。

放棄軍政生涯

獻身為主爭戰

何斯德在慕迪佈道會最後一晚的決志，對外人似乎是個平凡的行動，但對他來說卻是個非常的抉擇。他對聖經特別感興趣。兩個星期後，他覺得傳福音，救靈魂，改變人的生命是多麼有價值的偉業，於是決心要到海外去傳福音。當父親聽到這個人所共賞的年輕軍官要退伍去海外宣教的消息，實在難以置信，竟然一口拒絕，還把何斯德教訓一頓，指出這個兒子靈命尚淺，事主是好，但千萬不能感情用事，以致後悔莫及。

何斯德是個軍人，知道父親嚴辭相勸，必定有其智慧，只有順服。假期結束後回到炮兵隊中。但是他歸隊後第一件事就是親自向指揮官報告，自己在慕迪佈道會中決志信主，而且願意一生事奉基督。指揮官聽後也覺得有點莫名其妙。屬靈的生命力在何斯德的新生中急速擴展。哥哥威廉不斷為何斯德禱告，也把神在劍橋基督徒學生中所掀起的海外宣教熱潮告訴他。

獻身後幾個月，那是一八八三年的春天，何斯德接到有關戴德生和中國內地會的消息，對戴氏的奉獻事主、憑信心入中國內地、廣傳福音、拯救亡魂深受感動。他曾寫道：「中國人屬靈的需要開始成為我的負擔。」但是父親當初的反對該怎樣去應付呢？五月間，何斯德收到父親來信，說明如果何斯德真決定要去海外傳道，又是神清楚的呼召，父親不會攔阻。何斯德有父親的允諾，便毅然約見戴德生。八八三年八月一日，何斯德向戴德生表達決心要到中國去傳福音的那天，正是司可福在上海突然因惡性白喉症與世長辭的日子。司可福垂危的禱告蒙神應允了。劍橋七傑中，何斯德是第一位申請往中國的。他年輕時代就充分表現出順服權威、果敢勇毅和寡言重義的性格。神早就選上了他，把他放在中國，讓他的生命在中國人當中如明燈照耀了六十年。

禱告就是工作，也是戰爭

宣道既是天職，更是權利

劍橋七傑之中，最能適應中國內地會的行政措施和傳道策略者，就是何斯德。七人聯袂於一八八五年三月十八日抵上海後，分成幾隊向各地進行福音工作。何斯德、司米德

和蓋士利一隊由上海向北京出發，一路蒙神祝福。西教士在北京舉行了第一次聯合禱告會，打破宗派的界限、種族的歧見。為了福音，大家同心禱告，二十五個西教士聯合簽名，反應非常踴躍。聖靈的大能在禱告會中臨到眾人，大家靈命得以復興。其後，何斯德在太原、平陽各處都專心工作，成績斐然，特別蒙戴德生的欣賞。一八八七年和司米德在洪洞傳道，與席勝魔牧師同工。當時有二百一十六位村民，同心信主受浸。消息傳開，轟動一時。一八九一年又有五十位受浸。

翌年十月又有五十一位受浸，教會人數日增。何斯德三十四歲那年，戴德生邀請他擔任山西區監督要職。同年（一八九五年），正遇四川到處暴動及八月的谷成大屠殺。幾年後，慈禧太后宣告排洋政策。接著是義和團之亂，宣教士和所有的福音工作都大受打擊。何斯德蒙主保守，僥倖逃生。

在工作上，何斯德很精幹認真，經常隨戴德生出國聯絡和佈道。曾遠赴澳洲，學習行政、指揮、拓展和策畫工作。戴德生看重何斯德在禱告方面的造詣。何斯德認為禱告就是工作，禱告就是戰爭。所以他在傳道工作上的成功，完全依靠「屈膝禱告」的功夫。傳福音不單只是一個天職，也是基督徒的一個特權，因為不傳福音我們便有禍了。

求婚未遂，傷心欲絕

主愛無邊，有情人終成眷屬

何斯德是個生活嚴謹的軍人。平常工作極認真，寡言笑。到中國來工作已經五年，快到三十而立之歲，但是連談戀愛的機會也不多。在同工中有一位姬肖黛小姐，是戴德生大妹妹的長女，美麗可人，只是體弱，常常生病。何斯德很喜歡她，但不知如何示愛。一八九〇年，姬肖黛小姐病重要回英國，何斯德鼓起勇氣向她求婚。姬肖黛小姐表示萬分感激，無奈自己此次回英，身負重病，生死未卜，豈敢以身相許，她毅然拒絕了他的愛意，隻身回英國去了。

何斯德失戀的打擊，箇中痛苦，難以言宣。當時有點失意，自歎不如人，還以為自己無能，何必高攀？他想姬肖黛小姐是名家之女，聰明能幹，主理內地會總部事務，易如反掌，或許不想下嫁這個軍人出身的宣教士而以重病回國為託辭吧！矛盾的心境始終藉著禱告和交託安靜下來，更努力投身於主的聖工上。豈料三年之後，姬肖黛小姐在英國休養過一段長時間，恢復健壯，再來中國和何斯德結婚。其實姬肖黛小姐是深愛何斯德的，只因自己疾病纏身，豈能因兒女私情，連累何斯德的前途和神的工作呢，故忍痛回國，然而

神的安排是最美好的。三年的分離，使他們二人的心因關山萬里的阻隔，而在靈裡拉得更近了，有情人終成眷屬。他們的婚姻把兩個生命聯結起來，在短暫的人生路途上度過了五十個寒暑，最後還是體魄強壯的何斯德目送愛妻先回到天家。

勇於改革，承先啟後

鼓勵華人教會獨立

義和團之亂後，西教士被殺者不少，福音工作大受影響，僥倖逃生的也有許多被調回國。何斯德在痛定思痛之餘，回顧過去多年來中國內地會及其他西方派來的教會機構，均以西教士為主，一切行政、經濟、措施都與華人脫節，更沒有任何長遠計畫訓練華人接班，一旦西教士撤退或被迫離開，神的工作就陷入真空狀態。所以動亂後一年，何斯德立即提出改革，提拔有才幹、虛心、靈命好、不爭權的中國同工，教導他們事奉的方法，肩負重要職位，為主犧牲，建成自立的華人教會。他的口號是：「我們必須建立一些以華人領導的中國教會。」教會自立這種創見，在當時一貧如洗的華人社會，談何容易？數十年來，西教士都在領導位置，養成華人嚴重依賴的心態；華人領袖增多，無形中削弱了西教士的權力。種種因素，使何斯德的創見仿如幻夢。不過，戴德生早已選定何斯德接替他的工作，立即委任他為執行總主任。到一九〇五年，戴德生逝世後，何斯德全權負責內地會一切工作，改革進展神速，有四方面值得一提：

第一，鼓勵西教士通力合作，積極訓練華人同工。

第二，廣設訓練站、栽培班、聖經學校，在教義上、佈道法上、治會學上全盤教導華人。

第三，開拓新工場，向中國西北、西南等少數民族發展，推動福音工作。一九二七年「前進運動」的四大綱領，就是針對這項計畫而設的。

第四，盡量與中國教會、華人同工合作，一起推動內地會範圍內的聖工，也協助其他工作。

據統計，一九〇五年，即戴德生離世那年，內地會的中國信徒約有一萬人；到了一九二〇年，受浸會友增加到五萬二千人。何斯德於一九三五年在上海退休時，內地會在華教士約有一千三百六十人，教會約有一千二百間和二千多個福音站，受浸會友約有七萬五千人。中國領袖人數大增。當艾德理 (David Howard Adeney) 在一九三四年從英國到上海與何斯德見面時，何斯德開門見山第一句話便說：「艾德理先生，要小心民族優越感，

像剛吃完大蒜一樣，人家會嗅到的。」何斯德在破除「基督教是洋教」這個觀念上，下了不少功夫。

退而不休

異象常新

何斯德退休後，仍留在上海內地會總部。那時，日本侵略中國，人民受害無數。一九四一年，日本攻佔上海，把何斯德和其他西教士都監禁起來。為主勞碌一生，晚年還要受日本人的凌辱，他沒有拿起槍來，相反的，他舉起雙手為仇敵禱告，求主早日賜下和平。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日本無條件投降。老兵何斯德身體衰弱蒼老了，八十多歲的老翁，在中國住了六十多年，趁著還能走動之日，寒冬之前便回英國倫敦休養。翌年，有些朋友來探望他，發現屋中簡陋，病房中更形清冷，有人問：「你喜歡花嗎？」他以軍人的口吻回答：「不特別喜歡……」過了一會，雙目發出溫柔的光芒，臉上露出晨曦的微笑，口裡說：「我看見一個美麗的異象……」「甚麼異象？」朋友都走近床前。「我見到耶穌便感動到流淚……見到耶穌是個多麼美麗的異象！」

那天是五月十一日。兩目安閉時，他已在地上看過了八十五個春天。劍橋七傑中，何斯德是壽命最長的一位。